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記

(九十)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九十)

司馬遷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

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

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

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卽自殺。吏奉厲王詣

上。上悔。謂厲王母不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眞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縣謂父祖代居眞定

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縣謂父祖代居眞定上自將兵

擊滅布。厲王遂卽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

孝文帝初卽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

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

漢書作裏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鎚。令從者魏敬剄之。剄。謂刺也。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

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已足反反谷口輦案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二千石也夫但張晏云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士伍張晏云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開章等七張晏云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十人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簡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閭忌字音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肥陵地

故縣在壽州東北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謾音慢慢誑也實葬肥陵誑云又佯聚土樹表其上

又佯聚土樹表其上。

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

詐捕命者以除罪律
人赦免罪人死罪十

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

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

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

聞集解曰忌文穎商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

請諭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

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

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

幸赦廢勿王臣諱處蜀郡嚴道邛郵舊唐書云邛縣屬廣漢郡
邛縣有蠻夷曰邛道嚴道有邛道九折阪又有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遺

其子子母從居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鼓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

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可其制也盡誅所與

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弟爲置嚴傳相以故至

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案漢書音義曰。轎車有轎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汝公淮南王也。

自謂也。

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州。雍縣今岐州。

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卽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

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

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

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案漢書音義曰。一尺布。斗粟。尙可縫。尙可舂。況於

斗粟尙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寘之。故放逐骨肉。

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

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景王章之子。徐廣曰。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

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

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叁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

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

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達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

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

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爲貞

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

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

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爲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

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尙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拊循百姓

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

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

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

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詔長安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遣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

鄧展曰詞護也孟康曰詞音偵西方人以反問爲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

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爲反具畏

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案徐廣曰。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蠶被巧。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

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言屏斥免郎中令。後人不致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赴河南也。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

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曾有詔即訊太子。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案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

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案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蠶被事耳。王自度無何。案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蠶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

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被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

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塞過。應募者。漢律所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

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

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即中尉至及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

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

蘇林云與猶盡載之意
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

言上

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

蘇林云與猶盡載之意
或言其先伍子胥後

左吳

等案輿地圖

蘇林云與猶盡載之意
漢家所畫非出遠也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

膠東王不即常山王

徐廣曰皆景帝子也

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

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

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

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

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

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

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尙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

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

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

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

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童騶案薛綜曰。振子童男。童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

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

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

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

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

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

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

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

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應劭曰。在梁碭

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

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

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

此爲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rtongbo.com

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時所居也。如淳曰：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以爲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莊芷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羗焚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爲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卽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

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噉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駢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二計耳。續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兵反。續曰：言吳王不知舉。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續曰：如淳曰：言吳不塞成。今我令樓緩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先要成皋之口。續曰：成皋城在河南。南縣南十九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縣東八十里。春秋時闕文。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即成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

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鐵鑿棘矜也

劉氏鐵音吾裏反鑿音自各反又鐵鄒音機錄音廉

公曰以言有禍無

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

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

消反

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

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

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

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

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

任俠及有耐罪以上

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與髡髮膚之意蘇林以爲法

蘇林曰一歲爲耐作二歲

刑已上爲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

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

司空上林有司皆主囚徒官也

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

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

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

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崔浩云一名解多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

丞相一日發兵

如淳曰發淮南兵也

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其人

欲之耳章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

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卽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

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

卽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縣名徐廣曰在江夏縣案蘇林曰下雉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州也江都揚

州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

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

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

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

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卽許太子太子卽自剄不

殊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園王宮盡求捕王所

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

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

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諸都座就丞相共議也案肆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

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
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
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比者蘇林曰以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非吏故曰他
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
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二年徐廣曰卽位凡四十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
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又爲六

安國以陳縣爲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

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

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

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

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山王以

此悲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密謀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

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姁。又與客姁。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卽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其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案漢書音義曰。傳母。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姁。無采與奴姁。王彊食。請上書。卽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鐵矢。徐廣曰。輜車。戰車也。音扶萌反。救。漢書作救。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邱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晝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卽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卽